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四十二

明 陳耀文 撰

射

觀德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禮射義

傳射陳音曰黄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

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逄蒙吳越春秋 逄蒙作射世本射起于黄帝禮正義

修臂史皇産而能書羿修臂而善射淮修務

射雀右目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帝王世紀御覽不載

徹七札晉楚將戰潘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傳

穿柳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矢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國策

射蝯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楚史 淮南 文選幽通

賦養由睇而猿號

貫虱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内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連鶬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列子 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汲冢書 張華勵志詩蒲盧縈繳神感蒼禽儁說蒲盧即蒲且也

矍相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家語

令射決訟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韓子御覽的作杓標也

猿臂李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漢書

十發十中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

嶠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中戟枝表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解兵不中各自鬭布一發中戟枝遂罷兵英雄記

貫手著棼太史慈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

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吳志

射盾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上

發無不中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帛布入山澤每獵大獲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客範閑雅殆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三起三疊庚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傾注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於襄陽大會參左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世說

神射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為神射載記

竪刀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汝可百步竪

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晉書

竪箭百步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陜中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竪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竪箭盛以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上

不中為奇賈堅彎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中令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十六國春秋燕書

百步射蔗宜都王蕭㦿字宣儼少善射常以堋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南史

梅帖烏珠齊柳惲字文暢常與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

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上
矢貫山南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羣臣仰射山峯無
能踰者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
十步遂刊石勒銘魏書
射宫銘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
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懐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
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彪兕懾氣才猛所振剙懸弭心

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盛事奇跡請勒銘射宮上

射至銘所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北史

射針孔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之又自射鍼孔中之尋闕温水登鷄頭山學射象牙簪一發中之上

二婦擊賊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别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禦賊北史后妃傳

世載其德李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漢書

懸瓠草豆盧寧字永昌嘗與梁永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瓠草以射之七發五中永定服其能贈遺甚厚上

持帖不慳蕭琮字溫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慳隋書

志射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僉載雜俎

緩箭強弓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帒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櫱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右錄

長弓短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趍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本詩

三箭定天山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髙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

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擒其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舊唐

俱三十步唐殿中内供奉盧廙與李畬俱非稱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廙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堋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戯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箭畬箭去堋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御史臺記

馬上射兎　玄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頓時有兎起于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馬持兎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續世說

風中鵝毛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天寶遺事

射空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齊日光似

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南部

新書天寶末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棲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棲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

三發連中肅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中的觀者以為神唐書

破竹宣宗幸苑中田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正扶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黨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

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於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恙果臧語林

射鷺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上

掛針立鞭李克用為李琢所敗亡入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人圖已於暇日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輙中羣豪皆伏以為神五代史

中鏇箭唐莊宗時辥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孰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巵望牙旗鏇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巵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上

神箭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晝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五代史

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外史檮杌

兼中嘴竇崔仁冀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蕃以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宴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酒瓶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竇武肅命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顧假王之威德請兼中嘴竇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竇再發中瓶之嘴蕃使赧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併帛器以奬之吳越備史

箬鏑連墜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箬鏑相連而墜大服其妙宋史

手熟陳堯咨字嘉謨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隷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宋史堯咨善射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油

酙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陳笑而遣之金波遺事

發矢貫三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所至處彈射殆絶宋史

月支曹子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邯鄲談藝經云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三枚

御

五馭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鑾二曰逐水曲

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周禮

作御乘雅作御寒哀作御呂覽世本韓作寒

造父御造父之師曰泰竇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竇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廼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竇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竇歎曰子

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列子

節食量力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管子

日行千里周穆王王乘騄駵騄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史記

馬旁出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

逐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錣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韓子

世以為巧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淮南

恣欲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入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入也韓子

銜勒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

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下與人事之法則也家語

千里之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馬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逸而走轡不能正也韓子

腐索扞馬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

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家語

馬佚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聞其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悦顔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促駕召顔回問曰子問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上韓詩外傳同荀子謂問于顏闔莊子謂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云

良御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東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乘如舞非策之助也孔叢子

三易三後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長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韓子

秋駕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

於予也恐予不可予也今日教予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淮南

去鞭策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故不招指不咄叱騁若飛騖若絶矢躡風追電歸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　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嘍

喋苛事也上

乘雲入蜺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令雨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遊於層霄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原道

良工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蹶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列子

調車和馬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致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名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淮南

數

九數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周官包犧氏始畫八卦

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魏劉徽九章算經序黄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漢備五數夏侯陽算經序

數名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末之或聞也夫數一為特倭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叅四為乘風俗通

數度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

物莫細於毫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賈誼書

竪亥山海經曰帝令竪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竪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邱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也

載數之極一行筭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

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并上

算物順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平衡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於天下 漢律歷志

九九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說苑

越王餘算晉安有越王餘筭尺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

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棄之於水生焉異苑

學筭南郡宜城王子山剎泰山從鮑子真學筭博物志

玄妙玄莬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囷若干西囷若干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嵗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剎去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其資業曰

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姐上蒸豘一頭廚中荔枝一枚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辜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瑫瑫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播豆驗覆趙達河南人治九宫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隠伏無不中効或難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吳志

屈指心計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算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鷄兎算鷄兎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上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兎南部新書

度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發蒙算經

量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粟是陰陽而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上

秤秤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棱草子也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上

相

異相傳言黄帝龍顔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卜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為黄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

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論衡

體小名高世人固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是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則駑馬一毛似驥耳上

聲浮色赤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周書

能相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左文元

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為太子史記

形狀末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産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語史索隱

篇載家語布姑子卿為相者

聖人不相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兑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史記

非相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故長短小大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

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竟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荀非相

軀方心圓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文梗亮直有丈夫節也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回而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孔叢

豺聲狼心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册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遊乃亡去論衡

聽音聲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賛之令長起侍賛之自六百石以

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天子曰濟遂至司空項氏始學篇

四十小厄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

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志

崑崙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夭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徧相宮中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語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恠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

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幽明錄

龍行虎步初桓玄簒位妻劉氏尚書躭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常見帝因為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宋書高紀

晉書

飾冠宋長城僧顧善相宗慤微時謂之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廢帝召見之取東監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顧指囚曰君多危難下

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南史

日月相齊明帝髀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土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南齊江祐傳

項有伏龍梁武帝初為同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梁書

奇聲侯相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
蒙縣熱病發黄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
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
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
昏封平國侯南兖州刺史齊書
許負之術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
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靖惠王宏尚康勝或以為不然
曰行步向前氣轉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

靖惠王龕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龕子金樓

九州骨成梁宜豐侯修叅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三國典畧

五十小厄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七為魏所滅南史

相不可憑庾喬子幼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其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上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終領軍耳史氏以為蹉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不相念賢字蓋盧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遇

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周書

瞼薄顧速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瞼薄顧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王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流涕者謂太原公洋三國典畧

相貌非常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

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
何妄言也頃之有雌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
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
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隋書
非人臣相郭弘道字大寳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中伏
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顧深自愛高祖取弘道
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

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賞金盃高祖大悅唐書

四五得大官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椰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相經

頭目賤人乙弗弘禮善占相初刺史泗州薛大鼎隋時當坐事没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鼎曰君

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眞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唐書

伏犀貫腦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令年四十八卒舊唐岑文本謂

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新

龜息必貴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芝田錄

貴人在舟袁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中舟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

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澪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定命録

預乞放杖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吃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訖忽記憶遂放上

被落更揀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上

虎厄帝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百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

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絶而復蘇數日方愈及畢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傳載

占事若神常相家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其造次為傳某常於相君左右見一入可教遍召得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闇室中置五色彩絲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淬熟看之旬日後乃

稀認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汝若闇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徹之占裴許之亞次也相隱市中五代錢鏐縣録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瀘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

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之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
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傳
真將相李周盧獄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
頤隆凖眉目踈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
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上
言事多中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内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
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

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上

下獄相宋齊邱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邱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詩干

紀事乃賜死南唐

足下龜文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名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沉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嘗讀李固傳云固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玉堂閑話　足履龜文者二千石相書

耳白於面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仇池筆記

眼似王敦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郎吏報包拯拜

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令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録

得龍一體慶歷中河南道士許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葢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豫章人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得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之庠果為南省第一未及廷對而死老學菴筆記

跛履嘶聲蕭注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彦博其次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又一說云裕陵問文彦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跛履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清波雜志

骨相所招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

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瑞桂堂暇録

百日伯主蜀入云李順敗后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老學菴筆記

論心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

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青箱雜記

貴人福三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舊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國氣義邁倫好賢樂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慣為奢侈多歡少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令之議相徒啓其倖心增其妄想爾故荀子有云擇術之謂也

就日錄

畫品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存形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畫品）

成化助倫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暎乎瑶鈐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黄軒氏得於溫洛中蒼頡狀焉（歴代名畫記）

觀畫曹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

不忘食見志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乎鑒者畫也上

圖畫之宗世本云史皇作圖黄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也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

畫難易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韓子

周公輔成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為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圖畫見聞誌

案圖召幸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宫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宫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

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觀古圖畫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圖畫見聞誌

足指畫獸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潜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獸潭歷代名畫記

三美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伍代將相於省兼命為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邕暢之述畫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名畫記

雲臺北風漢桓帝時人劉褒曾畫雲臺閣（一作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孫暢之述畫博物志）

為夷作圖蜀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張蓋遠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賫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

嚴季像楊修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一客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墨筆畫蠅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為蠅孫權以為真以手拂之吳興雜錄張彦遠名畫記云或以為曹丕興

畫龍若真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乾祈禱無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雨足又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服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尚書故實

見形廢宅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

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
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生
闕

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户榜之謂之

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旭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騰踏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北朝窮怪錄

制木方丈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内為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名畫記

畫姫愈病劉瑱字士温繪弟也文藻篆隷丹青並為當

時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瑱不別瑱乃令蒨畫王形像併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姊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歇病亦痊除此妃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南史三十七

三絶晉元帝初為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

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為之三絕南史元帝嘗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具書梁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本

寫真知名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上

扇圖山水蕭賁字文和好學有文才能善書尤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内便作萬里為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南史十四

栢堂畫聖梁張僧繇吴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栢堂僧繇畫盧合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名畫記

畫鷹止鴿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容張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背側首向簷外看

自是鳩等不敢復來朝野僉載

龍不點睛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因為落筆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秘府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振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名畫記

畫龍湖闘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

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鑑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於柱四明圖經

三祖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為畫家三祖談賓録

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名畫記

二絶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賛時人稱為二絶陳書

尤工畫草蟲上

畫妖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妖魅林登博物志

蒼鷹北齊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覩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名畫記

三絕楊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冲

善恭通神號為二絶名畫記李嗣真古畫后品

鬬雀如生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錫賚巨萬名畫記

臺閣江山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繪圖寶鑑

畫外有情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智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歎伏

與展子虔齊名魯作道經變相為時所稱自非書本性情象靈酌妙入華胥之國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上輕嗣真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名畫記

蛺蝶圖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曽見一幅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名畫錄史博不載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之及覩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聞志嗣滕王湛然善畫花鳥蠭蜨宮圖繪寶鑑

輝映前古閻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名立本嘗冩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真云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見朝子卿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毫末備行精神談賓錄立本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

又往曰名下足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劉賓客嘉話）

畫鶴一絶蘇稷字嗣通畫蹤如閻立本尤善畫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様自稷始也（名畫記）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絶（書斷）秘書省内落星石上有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鳳相傳號為四絶元和中韓公武為校書郎校射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絶（南奇）

地獄變相張孝師為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地

獄相為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為地獄變相圖繪寶鑑
前身畫師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
以科名文學冠絶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
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
十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欝盤
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
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子鄭廣文各
畫一小壁時號三絶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

亦當時之妙也畫斷

王維嘗至招國坊庾敬體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國史補

五馬失二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滚塵圖内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間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持與變化俱也龍城録

廐馬皆師韓幹藍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

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内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畫斷幹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問之蒙君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日友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獨異志建中初會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

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手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點缺方知妙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沈錢酉陽雜俎

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為監故使燕公張說作駉牧頌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王賜第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祿山

之亂沛洼馬種遂絶名畫記　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元水府祠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既寤乃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乃渡米芾畫史

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君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昉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一也至如韋鑒暨猶子鶠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答之難即遍舉也上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常見牛即命為韓滉戴嵩甚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則杜荀象即章得也

援毫圖壁吳道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宫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纒結舞劔一回以因猛勵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劔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

之歛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見聞志其畫在寺之西廡又張旭長史亦書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獲覩三絶明皇雜録吳道子凡圖圓光皆不用天度規畫一筆而成有尹老云吳道子畫興善寺中門内圖圓光時長安市肆老幼士庶俱至觀者如堵其圓光三筆揮掃勢甚風旋人皆謂之神助畫録吳道子畫内殿五龍其鱗飛動每天欲雨即生烟霧名畫要録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精筆硯于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邀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盧氏雜說吳道子畫景雲寺地獄變相寺僧寺云吳生畫北寺時京都人來觀感懼罪修福田兩寺屠沽魚肉不闕 三階院西中三門裏南吳生畫龍闕刷天王闕 跡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寺塔記 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語開元記 净城寺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有闕 畫鬼神及鵰鶚

若脫壁軫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過己募人到殺之見聞記

一日之跡明皇天寳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明日雜錄畫斷

通神佳手玄宗名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畫斷

三絶鄭虔善畫山水淡墨樹枝老硬筆簽山水有法虔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獻於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絶繪圖寶鑑

外師造化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善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問璪筆法所授璪曰吾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寓

貌獅韋無忝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畫斷

身外丹青李林甫思訓弟思誨子也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迹甚佳山水小類李中舍名畫記

六代之樂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濩

大夏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穎容春秋釋例

說新聲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國語

四時之聲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

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情湎心惑怠於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淫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違於雅正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迹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拾遺記

自正正人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祆歌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說苑

瀟湘之樂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

各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雲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時中夏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拾遺記

感天通神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聽者無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漢書

秦漢樂沈約宋書曰秦樂曰五行始皇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祖

改韶舞為之 武德高祖造舞人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 安世舊曰房中秦改為壽人孝惠改為安世 昭容高祖造生於武德 禮容高祖造生於文始五行 嘉至叔孫通造以迎神 四時文帝所造 昭德孝武帝造之太宗廟 盛德孝宣造之太宗 雲翹育命並漢樂以祀天地 巴渝漢初巴渝助漢有功作此舞 魏樂曰昭武改漢巴渝 鳳翔改漢正世改漢安世為享神歌 又迎靈改漢嘉至 武頌改漢武德 昭業改漢昭容 改漢雲翹 靈應改漢育命 大韶改漢文始 大武改漢五行

采菱陽阿奏雅樂者始如陽阿采菱淮南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上邯鄲師有出新曲者

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復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上注楚樂之名也楚辭曰陳鍾案側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

清濟貫河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處士友能作清濟貫河一筆紆繞尋其端末長四十丈不斷郤立而觀濤瀾河湧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而覺有寒色也時楊公觀而讃美賞之不已畫鑒宋戚文秀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

波浪之間與衆寡不失次序起騰回揭圖繪寶鑑

三時山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焉謂之三時山僖宗幸蜀見之歡賞彌日盖早晚二景人皆能為之而午景為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則損於是遂止上

山水訣荊浩河内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

門頗得趣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闗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工畫孔雀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

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畫斷

畫松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松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絶妙名畫

畫出象外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常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内妙之至也上

雪詩圖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時人多傳誦

之𤨏賛善善畫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瀟灑之思持以贈谷谷珍領之復為詩寄謝見聞志

畫鷄止棲江南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兼工鷙禽雀竹緯有奇思嘗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製妙絶嘗被雀鴿糞穢其上歸貞畫一鷂於壁間筆跡奇絶自此雀鴿無復棲止玉堂閑話

墨竹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常欝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

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窻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上

畫猫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專門凡猫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摩牙無不曲盡其態度嘗謂猫與虎獨有眼大耳黄不相同云

畫鷄南唐梅行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得名世號曰梅家鷄爲闘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竦然而待磔毛怒目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雌雄相

將衆雖散漫呼食助𨷂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妙又梅行思江南人工畫鬬雞至於爪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角勝之勢畫評陳康肅家寵雞一軸號為神絶見聞志

牡丹尋真梁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真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澁展處蝶爭來見聞志

重鑒別梁劉彦齊善畫竹為時所稱世族豪右重鑒別其所藏名迹不啻不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

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彦齊眼也上

六鶴殿黄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逺過三師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彩態體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于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

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減矣時諺云黄筌畫鶴薛稷減價益州畫録

八卦殿廣政癸丑歲新搆八卦殿藻井之上輪排八卦故以號焉冡命筌與其子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兎雉鳥雀其年冬冡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先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離鞲奮舉再三臂者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之冡絶賞良久曰昔聞其事今見其人遽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搦損兹壁召其學

士歐陽烱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白兎於縑素蜀主常懸坐側見聞志益州畫録畫評　趙元長字慮善仕孟蜀國破赴闕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獸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離鞲欲舉者上命縱之出入殿宇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畫評

鍾馗樣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遒勁實繪事之絶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常掛卧内一日召黄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絶手蜀主因為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掐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别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别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也臣今所畫雖不迨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敢别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叅器旌其别識見聞志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工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拇指剜鬼睛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此畫孰為優劣筌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拇指忠義力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金帛益州畫録

術畫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黄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王以故問筌對曰臣

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間則遊蜂立至向使邉黄徐趙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牆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也故不録見聞志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祿光頭足兩展黄筌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

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名畫筆記

圖扇誤取王元俊精於圖畫嘗畫一扇於齋中壁上客至遂誤取之吳越備史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末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襴襬眉大目方顧廣額立於殿階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蒲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令明皇夢云痁者神也因令重

修此足呈進後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為崇即命焚之益州畫錄

畫海水董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汹湧瀾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圖繪寶鑑

得山神氣董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熈唐宗室世業儒寓興於畫師關仝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

畫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上

婦人寫照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馬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清且妍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丹青寫外邉又所畫六隱圖記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甚可愛畫鑒雲烟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為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蘇子瞻作墨竹從也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畫史

集古名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已有專為一家論者謂鞍馬愈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似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寶鑑

菩薩竹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峩嵋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翠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刋之石畫斷

桃溪蓼岸宗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取悅兒女子者真若有得於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云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吾

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宣和畫譜

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槖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顏氏家訓

畫師見差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令寫焉時閤外傳呼云畫師立奉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技唐書

金軸見別　王播居永寧里蓄法書名畫以金玉為畫軸鑿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

書畫於道中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李義安金石録序容齋隨筆無此二句）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矣（上）

畫龍自昔屠龍氏沒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隅層雲下歸於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析出三停分成九

似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為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目猫與合口龍言其兩難也見聞志

丹青之病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穿紅錦皂靴者在經營所宜詳辨又如閻立本畫王

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下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吳道宮畫仲由戴木劍不知木劍創於晉代亦丹青之病耳畫斷古今圖畫且觀代開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着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舊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圍棊

兵法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遮絶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趍作𣁽白生於小邦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取成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楚此守邊趍作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𣁽中死棊皆生桓譚新論

象地效天北方之人謂棋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

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班固

縱橫棋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邯鄲淳藝經

九品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鬬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十勢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

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愼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劉仲甫

視君如棋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甯喜右襄二十五

大禪聖教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西京雜記

臨敵圍棊后帝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禦之將行光禄大夫來敏詣禕别求計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以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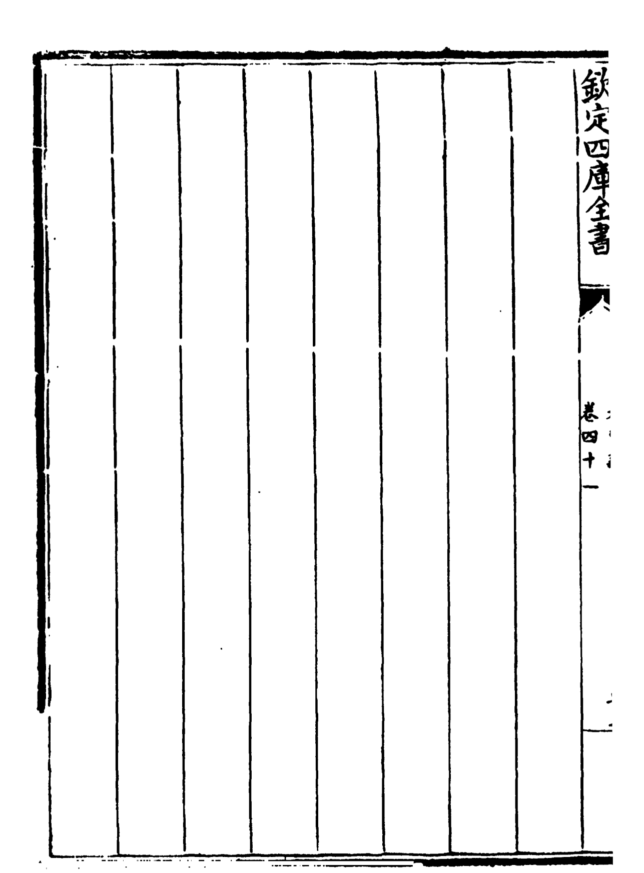
無益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

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學焉故以此論之吳志

棋聖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吳錄

善圍棋者世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棋聖之名

闕



奕與睹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玄保曰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摇颺既佳

風景當得劇棊上

思深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棋第一品吴郡褚思莊會

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闘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宫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于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縁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棋竟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奕棋南齊書

飛棋宋明帝好圍棋棋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飛棋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

好棋宋明帝好圍棋賭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王湛與太子右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上

抑手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上

破荻為局齊武陵王曅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曅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曅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初曅少時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上

辭拙崔慰祖字悅宗為始安王遥光記室遥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齊書

品定棊譜梁武帝好奕棊使柳渾品定棊譜登格者二

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渾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八人南史二十八

圍棋失睡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棋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上

上品制勝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棋曾與李彪使梁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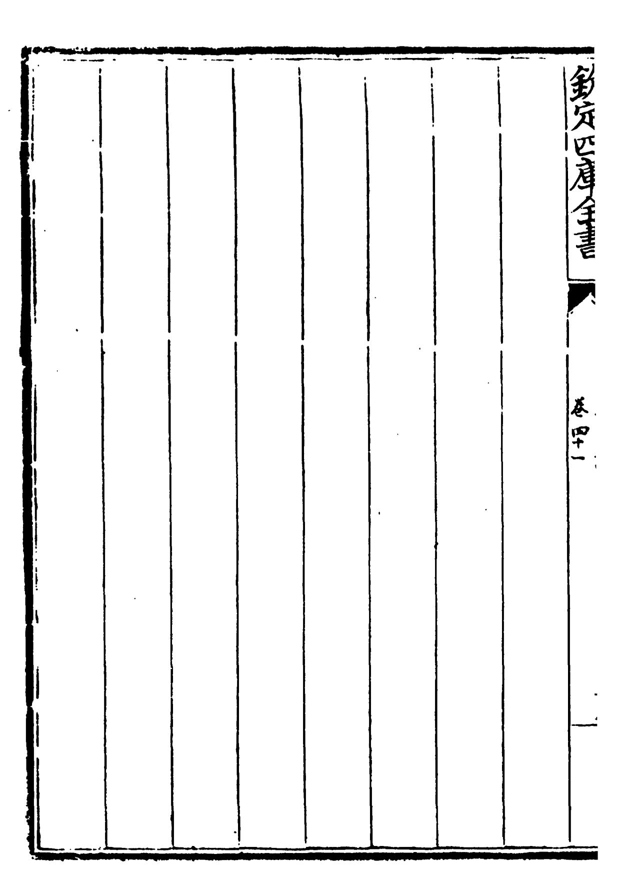
覆局不差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常黠於御座校

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史

覆局陸雲公大同末受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歳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 南史

奏事不申古弼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闕



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别回顧失向之室矣

異叢記

談記

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

勢罄竭心力較其九秤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集異記

藝蓋新羅開元二十五年使鴻臚少卿邢璹為新羅弔冊使將進發上謂璹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卿到可闡揚經典使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鸞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為番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鸞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等舊唐

惜名帛延祐圍棋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繞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棋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棋入就中奕棋明經者多解嘉話錄 圍棋工者近有帛延祐楊芃首出國史補

博打子肅宗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乾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上

入侍東宮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宮上

弄子忘恚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怒矣南部新書

長日一局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幽通鼓吹

玉局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

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北夢瑣言

天帝召棋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棋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黄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上

夢吞棋經唐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棋一

日夢人以棋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棋凡所指畫皆出人意補錄紀傳偽為不勝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說

亂局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鋌為他人所有上

呼白鸚鵡 韓偓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照宗幸岐偓每與兩使勑令棋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上

假棋濟貪蜀簡州刺史安重霸濱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棋何不獻賂而自求退

乃獻中金三鋌獲免北夢瑣言

投局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陸南唐書

賦棋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奕棋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上

棋說潘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然而安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知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義以明其要宋史

木野狐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媚惑人如狐也元掌

握槊

握槊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魏書握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續事始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骰非聲譜

詃然有聲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詃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北史

握槊為亂齊武成時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為亂上

集翠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

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衆奴衣之乃促馬而去集異記

雙陸不勝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盧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

為宮相以輔翊之李繁大唐說纂后問狄仁傑曰朕昨夜夢與
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
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李邕狄梁
公傳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仁傑曰非盧陵
莫可后怒恨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
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
子之兆蓋其意者以儆陛下也唐書
此一事也而所傳各異新史詎合而一之謂之信史

得乎

黠籌中宗在房州時常謂韋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與后雙陸帝為黠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舊唐后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黠籌不為忤新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博奕猶賢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則博非雙陸也舊云雙陸新曰博戲混而一之何耶

賜緋　自投子以飾四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悦命高力士賜四緋也潘氏紀聞

樗蒱老子入胡日作樗蒱焉博物志

過差頃聞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庾翼集

儹直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上謐責逵而代儹由是裕憾逵而德謐桓玄之敗謐為公而逵亡族南史

彈碁

彈棋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棋以獻帝

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西京雜記

彈棊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蹹者蓋𤣥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為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蹹而上彈棊焉彈棊經序

傅𤣥彈棊賦序亦以為劉向為武帝作裝器彈棊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著之葛巾拂棊妙逾於帝世說

名役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逵高釴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文德邢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山海經後序

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顏氏家訓

藏鈎

藏鈎為藏彄之戲辛氏以為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閬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荆楚歲時記

會戲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鈎戱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座咸驚尋為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彄令人生離斯驗深矣異苑

投壺

矯懈正心　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晉傅玄投壺賦序

樂賓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

以請賓曰敢不敬從上

中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昭十二

投壺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

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竪棋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西京雜記）

隔屏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晉書）

梟不絕　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晉陽秋）　齊竟陵王常宿晏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逐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南史）

蓮花驍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家訓

龍躍隼飛蔣不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后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僉載

優人

翼為天倡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豈茂為
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偕
近太微而為尊元命包

許千金貸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
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
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

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為者其后躬祖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嘗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封於潘國潘即固始也漢延熹中立碑

史記云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謂何孟言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丘言優孟則可謂莊王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殊未可憑又葬馬云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楚莊時安得有趙韓魏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始皇止二百年耶

飲五日夜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

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將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天中記卷四十一